



喜观秋荷

◎陈顺源

一个老师的中秋

◎徐玉娟

月亮从大海之门升起
夜空与黑板有相同的气质
月光和粉笔有类似的洁白
桂花的香气
从教室里透出来,将琼楼玉宇
和三尺讲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

无数的星星
来到大地上,就是满园的桃李
在同一首诗里
工人,农民,军人,人民的公仆
教师,学生,都是最可爱的人
走在秋天的中途

既有辽阔的念想,也有圆满的
感恩

请长江的浪花化为我的祝福
请安宁的梦境镶上美丽的银边
那轻轻跳动的,除了奉献的烛火
还有一颗懂得赞美的心……

紫琅诗会

教师节

◎刘强

这点光可照路
这些人打下的麦子能酿酒
稻谷摇曳,花朵飘香,流淌的月色,
令通东沃野光彩动人

在花圃深处,有人在朗诵,
有人脱颖而出。现在,他们抱
住
细胳膊细腿,有时也背起山丘,

单调但轻盈地走着。在花圃和
山丘之间,
一群蜜蜂喃喃低语,像灌醉了
美酒
放蜂人一路收留,两眼放光

写给蔡惠芬老师

◎曹显余

深夜的雨声淋湿了思念,旖旎了梦想。你初到枞中时,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潇洒豁达,一下子征服了我们。

你说,你也曾有过“当时年少春衫薄,骑马倚斜桥,满楼红袖招”的年少轻狂,而今选择了枞中,便只有风雨兼程。

从此,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我们,便有了良师益友!

蔡老师,我初中三年的蔡惠芬老师,三年殷切,白水鉴心,一路教诲,一世师情!

是你让我爱上了文学。每次把我的作文都判为100分,并誉写成范文,贴进枞中显眼的橱窗!是你希望我们对文学要有深入灵魂的理解,让文学把我们的灵魂变得饱满、圆润。

班会课上,你从不训斥。讲纪律,你说:“没有堤岸,哪来江河?即便是其翼若垂天之云的九天之鹏,也有在暴风雨中翱翔的不自由!”“只有望峰息心,窥谷忘返才能脱离尘世俗土。”讲人生,你说:“一滴水,一朵花,一片叶,一泓清泉,一行白鹭……你爱它们,你的思想便有了光辉,你的生命便有了意义!”

你深知,用爱心浇灌莘莘学子,用爱心撼动学生心灵,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。

你上课,总是“操千曲而后晓声”。讲现代诗,你从徐志摩讲到席慕蓉,“那河畔的金柳,是夕阳中的新娘”。你的诵读如细雨润物,缓缓地落入每一个聚精会神的学生心里,让每个学生的心中涌起万千涟漪;讲古文,你见解独特、语出惊人。谈到屈原,你说,大家都习惯把屈原当成爱国诗人,其实屈原所在的楚国,也是我泱泱华夏的一部分,倒是他要抗的秦,才是真正的“国”;谈到秦国,你说,马蹄烟尘中的秦国,应诟病的秦确实不少!但这个秦国却做了一件真正的大事——统一文字。“秦王扫六合,虎视何雄哉!”

谈到《三国》,你说,曹操胸中装的是宇宙人生:“山不厌高,水不厌深”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;诸葛亮心中想的是君臣之情:“受命以来,夙夜忧叹”“临表涕零,不知所言”。

知道我们酷爱文学,星期天,你让我们来到你的宿舍读书,宿舍里除了书,还是书。靠墙两张高大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名著。看了图书的条目索引,我简直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

可以看出,这里的每一本书你都读过,因为你曾告诫我们,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,这些书上都有你的批注。

我看到你的批注很精彩,便抄

写到我的《精美词句摘抄》本子上。所幸这本摘抄本,至今尚未丢失。

翻开《离骚》,你在“女嬃之婵媛兮”至“周流观乎上下”旁批道:是为生死徘徊;在“惟郢路之辽远兮,魂一夕而九逝”旁批道:是为死亡决断。

翻开王羲之《兰亭诗》,你在“仰望碧天际,俯磐绿水滨”旁批道:东风轻柔,温和舒畅,徜徉于青山绿水间,举目远望辽阔的宇宙,俯身细察纷繁的扬尘,赏心悦目与抒情写意相互媲美,令人陶醉。

在《诗经》的扉页上,你写道:这里有稻麦香,这里有鸟鸣声,这种香气和声音将弥传弥远。

在庄子的《逍遥游》《秋水》《养生主》旁,批道:时而巨鸟、时而大鱼、时而飞蝶,如此自由,谁人不喜!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延展生命的长度,充实生命的厚度,享受自然赐予人生的欢乐和愉悦。

枞中门口的大运河哟,平和静谧地流过了时光,白云苍狗间,仍清澈见底!蔡老师,流年泼墨,染不尽你丝丝缕缕变白的头发。

感谢你,蔡老师。曾经遇见你,在我们最好的青春里。莘莘学子有师若此,幸甚至哉!

这样的老师谁人不敬?这样的老师谁敢不敬!

心窗片羽

忆马士达老师

玉兰
一瓣

◎杨涛

应该是2000年刚过,一个朋友知道我常去南京,便托我带一点东西给马士达老师。临行前与马先生联系,知道那几天他在江阴的学生郁志刚家。

南通与江阴毗邻,所以那天我很快就到了郁家,进门时,马老师与马师母正在吃早饭,马老师把手上筷子一放、粥碗一推,站起身迎了过来。后来,马师母见他在会客处和我聊得正欢,便笑着说道:“闲话么等歇也好讲咯,先把粥吃了哇。”马老师头也不回,挥了挥手:“不吃了。”马师母爽朗笑道:“马老师见到他喜欢的学生,就是这样子。”

马老师收起笑容,显出欲言又止的样子,缓缓说道:“你的作品有想法、有个性,但我一直替你担心。江苏不少很有才气的青年,开始时他们的作品也很有想法,后来渐渐变得平庸了,我担心你也会走他们的老路。”说这一番话时,马老师一直严肃地望着我。我有一种被电击一般的感觉。

马老师虽为布衣,却是公认的书法篆刻大家,耿介正直。在这之前,我与马老师大约只见过三次,且只有一次谈得较多。我坐正了身子,接住了他锐利热切的眼神,说:“谢谢马老师的关心和提醒!我举个例子,以便说明我的性格特点:就在昨天,我从启东到南通,经过启东县城时,故意走了一条从没走过的路,结果多走了不少弯路。我不会满足于老是走那几条老路的,只要有机会,我还会尝试走新的路,即使此路不通也不怕。我想,我将来的艺术之路也会一样。”

听了这一番“表白”,马老师开心地笑了。身子往后一仰,靠在椅背上,显得很为惬意,连声说道:“这样我就放心了!这样我就放心了!”

马老师生前来过南通几次,有一次还在我家小住了几天,让我有机会晨昏侍坐请益,真三生有幸!当得知马老师要回南京时,我找出了手拓本《然犀室肖形印存》《古代肖形印选集》以及宣纸影印本《滨虹草堂藏古玺印》相赠。马老师坐在北窗下,把三本印谱翻阅了一遍,然后整整齐齐地摆在身前的小桌子上,轻声说:“这三本书自然是很珍贵的。谢谢!我偏向创作,你研究时用得着,还是你自己留着为妙。”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把目光投向窗外,不远处一只白鸟正好穿过映红楼南侧那两株巨大的垂柳。柳丝依依。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马老师最喜欢的龚自珍的两句诗: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

生活中的马老师以平常心待人、以平和心处世,谈书论艺时持平等心,常有思想火花闪烁。对于学生辈和自己相左的意见,他能客观、宽容、智慧地对待。有一次,他批评我的行草长卷《归去来兮辞》太平淡,认为应强调矛盾冲突。我不服,提出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:一是如何理解这首陶诗?二是如果依照他的意见修改,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否还能契合诗意?三是会否变成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“展览体”?面对我的“大不敬”,马老师毫不介怀,几番“对话”后,他呵呵一笑,总结说:“道理也许你对,但老夫说的管用。”